

中国现代经典散文

叶圣陶

将离



将 离

叶圣陶 著

目 录

将 离

生活	(3)
寒晓的琴歌	(6)
晓行	(8)
啼声	(14)
没有秋虫的地方	(20)
藕与莼菜	(22)
将离	(24)
客语	(26)
丛墓似的人间	(31)
骨牌声	(35)
卖白果	(38)
深夜的食品	(41)
苍蝇	(44)
一件烂棉袄	(49)
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	(51)
致死伤的同胞	(54)
莫遗忘	(56)
愤愤	(59)
假如我有一个弟弟	(60)
做了父亲	(64)
牵牛花	(68)

看月	(70)
中年人	(72)
不甘寂寞	(74)
马可尼来华	(77)
预言	(80)
说书	(82)
昆曲	(85)
三种船	(88)
天井里的种植	(97)
几种赠品	(102)
过节	(105)
骑马	(107)
生命和小皮箱	(118)
抗战周年随笔	(120)
乐山被炸	(124)
十月十二日随笔	(128)
诗人节致辞	(130)
桡夫子	(132)
开明书店二十周年	(134)
牛	(137)
在西安看的戏	(140)
荣宝斋的贡献	(147)
刺绣和缂丝	(149)
两法师	(153)
鲁迅先生的精神	(160)
弘一法师的书法	(161)
记丐翁一二事	(163)

胡愈之先生的长处	(165)
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	(168)
从此不再听见他的声音	(172)
答丐翁	(173)
夏丐尊先生逝世	(176)
“相濡以沫”	(179)
悼念朱自清先生	(181)
回忆瞿秋白先生	(183)
我钦新风霞	(185)
驾长	(188)
春联儿	(190)

我坐了木船

记游洞庭西山	(195)
假山	(199)
谈成都的树木	(203)
我坐了木船	(205)
从西安到兰州	(208)
游临潼	(215)
坐羊皮筏到雁滩	(223)
登雁塔	(229)
游了三个湖	(236)
黄山三天	(242)
记金华的两个岩洞	(247)
登赐儿山	(251)
参观苏北水利工程	(253)
荒沙的改造	(255)
林区二日记	(258)

知识分子

“万方多难欲何之”	(267)
希望	(270)
读书	(274)
“双双的脚步”	(276)
纯乎其纯	(280)
魔法	(283)
华队公会的供状	(286)
不要遗漏了“收回租界”	(288)
援助罢工工人!	(290)
无耻的总商会!	(291)
“一致对外”	(293)
“知识阶级”	(294)
别人的话	(296)
国故研究者	(300)
闻警	(307)
前途	(309)
“九一八”	(312)
今年的“双十节”	(314)
“学者”	(316)
“今天天气好啊!”	(318)
“文明利器”	(320)
读经	(322)
苏州“光复”	(324)
儿子的订婚	(326)
“百日通”	(329)
时势教育着我们	(331)

心	(335)
“一二·三〇”事件	(338)
冲破那寂静	(341)
知识分子	(345)
四个“有所”	(349)
看报偶得	(352)
两种习惯养成不得	(353)
也算呼吁	(355)
暴露的效果	(357)
赠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诸君	(359)
做好人与看书	(361)

我和儿童文学

过去随谈	(367)
没有日记	(374)
写不出什么	(375)
捐枪的生活	(378)
答复朋友们	(381)
略述我的健康情况	(383)
略叙文学研究会	(405)
我和商务印书馆	(411)
记我编《小说月报》	(414)
随便谈谈我的写小说	(416)
杂谈我的写作	(419)
我和儿童文学	(429)

将 离

生 活

乡镇上有一种“来扇馆”，就是茶馆，客人来了，才把炉子里的火扇旺，炖开了水冲茶，所以得了这个名称。每天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来扇馆”却名不副实了，急急忙忙扇炉子还嫌来不及应付，哪里有客来才扇那么清闲？原来这个时候，镇上称为某爷某爷的先生们睡得酣足了，醒了，从床上爬起来，一手扣着衣扣，一手托着水烟袋，就光降到“来扇馆”里。泥土地上点缀着浓黄的痰，露筋的桌子上满缀着油腻和糕饼的细屑；苍蝇时飞时止，忽集忽散，像荒野里的乌鸦；狭条板凳有的断了腿，有的裂了缝；两扇木板窗外射进一些光亮来。某爷某爷坐满了一屋子，他们觉得舒适极了，一口沸烫的茶使他们神清气爽，几管浓辣的水烟使他们精神百倍。于是一切声音开始散布开来：有的讲昨天的赌局，打出了一张什么牌。就赢了两底；有的讲自己的食谱，西瓜鸡汤下面，茶腿丁煮粥，还讲怎么做鸡肉虾仁水饺；有的讲本镇新闻，哪家女儿同某某有私情，哪家老头儿娶了个十五岁的侍妾；有的讲些异闻奇事，说鬼怪之事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有几位不开口的，他们在那里默听，微笑，吐痰，吸烟，支颐，遐想，指头轻敲桌子，默唱三眼一板的雅曲。迷濛的烟气弥漫一室，一切形一切声都像在云里雾里。午饭时候到了，他们慢慢地踱回家去。吃罢了饭依旧聚集在“来扇馆”里，直到晚上为止，一切和午前一样。岂止和午前一样，和昨天和前月和去年和去年的去年全都一样。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城市里有一种茶社，比起“来扇馆”就像大辘之于椎轮了。有五色玻璃的窗，有仿西式的红砖砌的墙柱，有红木的桌子，有藤制的几和椅子，有白铜的水烟袋，有洁白而且洒上花露水的热的公用手巾，有江西产的茶壶茶杯。到这里来的先生们当然是非常大方，非常安闲，宏亮的语音表示上流人的声调，顾盼无禁的姿态表示绅士式的举止。他们的谈话和“来扇馆”里大不相同了。他们称他人不称“某老”就称“某翁”；报上的记载是他们谈话的资料，或表示多识，说明某事的因由，或好为推断，预测某事的转变；一个人偶然谈起了某一件事，这就是无穷的言语之藤的萌芽，由甲而及乙，由乙而及丙，一直蔓延到癸，癸和甲是决不可能牵连在一席谈里的，然而竟牵连在一起了；看破世情的话常常可以在这里听到，他们说什么都没有意思都是假，某人干某事是“有所为而为”，某事的内幕是怎样怎样的；而赞誉某妓女称扬某厨司也占了谈话的一部分。他们或是三三两两同来，或是一个人独来；电灯亮了，坐客倦了，依旧三三两两同去，或是一个人独去。这都不足为奇。可怪的是明天来的还是这许多人；发出宏亮的语音，做出顾盼无禁的姿态还同昨天一样；称“某老”“某翁”，议论报上的记载，引长谈话之藤，说什么都没有意思都是假，赞美食色之欲，也还是重演昨天的老把戏！岂止是昨天的，也就是前月，去年，去年的去年的老把戏。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上海的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谁能计算他们的数目。车马的喧闹，屋宇的高大，相形之下，显出人们的浑沌和微小。我们看蚂蚁纷纷往来，总不能相信他们是有思想的。马路上的行人和蚂蚁有什么分别呢？挺立的巡捕，挤满电车的乘客，忽然驰过的乘汽车者，急急忙忙横穿过马路的老人，徐步看玻璃窗内货品的游客，鲜衣自炫的妇女，谁不是一个蚂蚁？我们看蚂

蚁个个一样，马路上的过客又哪里有各自的个性？我们倘若审视一会儿，且将不辨谁是巡捕，谁是乘客，谁是老人，谁是游客，谁是妇女，只见无数同样的没有思想的动物散布在一条大道上罢了。游戏场里的游客，谁不露一点笑容？露笑容的就是游客，正如黑而小的身体像蜂的就是蚂蚁。但是笑声里面，我们辨得出哀叹的气息；喜愉的脸庞，我们可以窥见寒噤的颤慄。何以没有一天马路上会一个动物也没有？何以没有一天游戏场里会找不到一个笑容？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我们丢开优裕阶级欺人阶级来看，有许许多多从红绒绳编着小发辫的孩子时代直到皮色如酱须发如银的暮年，老是耕着一块地皮，眼见地利确是生生不息的，而自己只不过做了一柄锄头或者一张犁耙！雪样明耀的电灯光从高大的建筑里放射出来，机器的声响均匀而单调，许多撑着倦眼的人就在这里做那机器的帮手。那些是生产的利人的事业呀，但是……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一切事情用时行的话说总希望它“经济”，用普通的话说起来就是“值得”。倘若有一人用一把几十位的大算盘，将种种阶级的生活结一个总数出来，大家一定要大跳起来狂呼“不值得”。觉悟到“不值得”的时候就好了。

1921 年

寒晓的琴歌

西北风吹来非常紧急，我的皮肤当着也不感觉什么，因为是麻木了。光秃的杨枝如狂地舞动，似乎可以听得他们憔悴的衰飒的哀声。白蒙蒙的晓雾笼罩着杨树的顶部，只见很模糊的稀疏而槎桠的枝痕，仿佛是用淡墨描的。太阳还没升高呢。斜射的淡薄的光凝滞和无力，穿不透浓雾，单给东面的雾略为增一些光亮。

这里是一大片旷野。四围尽是杨树，但现在都沉没在浓雾里，我不停地向前走，只有逐渐近我身旁的一两棵可以看见。在我的右面是一个营垒，约略可以看见雉堞式的围墙。营里早已没有兵卒驻扎了。离巢的乌鸦，不知他们为什么不飞到浓雾之外去扑一扑翅膀，却栖止在营墙上乱叫；这种声浪在西北风里扩散开来，就含有凄苦的况味。

这是12月里的朝晨，我竟没遇见一个行人。寂寞和惆怅的心使我忘了自己，直到脚下踏着了小桥的石级，才知那一片旷野走完了。我无心地靠着桥栏下望，那河水流动得好急，一条波纹涌着一道波纹，显出高低不平的无数阶级。那后生的波纹特别有一线的白痕做标记，流到桥下，便同化于深蓝色的水波；那一线白痕又去做更后生的波纹的标记了。

“何来胡琴的声音？”我这么想。这是不会拉的人拉的：弦音尖厉而艰涩，旋律的进行屡屡间断，而且时常发出散音。我不待思索，我的脑子里立刻有一个念头回答我自己的疑问，“这条小桥边原有几家歌女，——我平常经过时见他们门上的

题名，所以知道，——他们夜间应人家的征召，当然没有练习的工夫；此刻是清晨，征召他们的人睡了，他们才得在那里预备他们的功课。”

我望这几家沿河的楼窗，都紧紧地关着，窗上的明瓦零落了，有的糊着新闻纸，已是破碎，经了风只管往里吹；更看不见别的。但是我的想象力可以看见他们的屋内。那发出胡琴声音的一所屋里，有一个女孩子执着生疏而可怕的胡琴在那里练习。伊或者因为没有好好儿睡眠，困乏极了，或者因为手指寒冷，不能灵活自如，或者因为对于教者的威权恐惧而希望躲避，使伊的琴音更为恶劣，几乎不成音调。咿咿唉唉的声音连续送到我的耳管里，我如听疲者的呵欠，冻者的抖颤，弱者的心跳。而我心底的眼睛更看见伊朦胧欲睡的倦态，索瑟不堪的蜷缩，惊惶无奈的神情，——一幅难以描绘的图画。

和着琴音有低微的歌声了。何尝不是歌声？这是个细小，怯弱，干枯，颤动的叫声。但我可以确定这是从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的喉间发出的。伊的声音传出一切弱者柔软的灵魂，一切被侮辱者心底的悲哀。然则这正是很好的歌，不过不是供人家取乐，听着开开心心的罢了。

可惜这时候人们都睡着，这个歌声只我一个人听见。倘若在广大的都城里，聚集了成千成万的听众，教伊当众唱出这很好的歌，该会增进人们彼此之间的了解。但是我更有所忧虑，果真教伊当众唱出，伊哪里敢这样真切地唱呢！

我听了一会，一种奇异的感觉来袭我心，也辨不出是什么滋味。不要听罢。回首望刚才经过的旷野，依旧给沉默的滞重的浓雾笼罩着。

1921年3月31日

晓 行

朝阳还没升高，我经过田野间，四望景物，非常秀丽且静穆。一带村树都作浅黛可爱的颜色，似乎正在浮动。我便忆起初见西湖时的情绪：那时是初夏的朝晨，出了钱塘门，经过了一带石壁，忽然间全湖在目。环湖的浅青的山色含有神秘而不可说的美，我只觉无可奈何，同时也遗忘了一切。这是一种不可描绘的情绪，过后思量，竟是我生享受美感的很满足的一回。现在那些远处的村树仿佛是连绵的青山，而我所得的印象又与初到西湖时相似，然则我不是野行，竟是在湖上荡桨了。我原有点渴忆西湖呢，不料无意间得到了替代的安慰。

田里的麦全已割去。农人将泥土翻转来，更车了河水进来浸润着，预备种稻。已成形而还不曾长足的蛙就得了新的领土。他们狭小的喉咙里发出阔大而烦躁的声音，彼此应和，联成一片。他们大多蹲在高出水面的泥块上，或从此处跳到彼处；头部仰起，留心看去可以看见他们白色的胸部在那里鼓动。当我经过他们近旁的时候，他们顺次停止了鸣声，极轻便地没入水中。不一会，我离他们较远，一片噪音又在我背后喧闹了。

印有人及家畜的足迹的泥路上竟没一棵草。两旁却丛生野草，大部分是禾本科的植物，开着各色的小花——除了昆虫恐怕再没有注意他们的了。细小而晶莹可爱的露珠附着在花和叶上，很有可玩的意趣。远处粪肥的气味微微地送入我的鼻腔，充满着农田生活的感觉，使我否认先前的假想：我并不在清游

雅玩的西湖上。”

我走到一个池旁。岸滩的草和傍岸的树映入池中，倒影比本身绿得更鲜嫩，更可爱。这时候池面还没受日光的照耀，深蓝色的静定的池水满含着沉默。池面的一角浮着萍叶，数叶攒聚处矗起些桂黄色的小花——记得前几天还没有呢。偶然有些小鱼游近水面，才起极轻微的波纹，或者使萍花略微颤动。

靠着池的东南岸是一所破旧的农舍，屋后有一个水埠通到池面。我信足走去，已到了那所屋舍的前面。一扇板门开着，里面只见些破的台凳和高低不平的泥地。门旁两扇板窗都撑起，一个女孩儿站在窗下。屋前一方地和屋的面积一样大，铺着长方的小砖，是他们的曝场。

那女孩儿有略带红色的头发，非常稀疏，仅能编成一条小辫子；面孔很瘦削，呈淡黄色；眼光作茫昧的瞪视。她见了我，只是对我看，仿佛我身上丛集着什么疑讶。

我不曾走过这条路，看前面都种着豆，不见通路，疑是不能通过的了。便问她道，“从这里可以到那条河边么？”这个询问减损了她疑讶的神情的大部分，她点头道，“转过去就是。”我答应了一声，再往前去。她又说，“但是豆叶上全是露水，要沾湿你的衣裳和鞋。”我说，“不要紧，”就分开两边的豆茎，顺着很狭的田岸走去。我虽然没听她的话，心里却感激她对于我——她的不相识者——的好意。

走完了种豆的地方到河岸，我的鞋和衣裳的下半截真湿了。河水和池水一样地深蓝和静定，但因潜隐的流动有几处发出光亮。对岸的田里有几个农人在那里工作，因田地的空旷显出他们的微小。和平而轻淡的阳光照到田面，就像对一切给与无限的生意，一条田岸，一方泥土，和农人手里的一柄锄头，都似乎物质里面含有内在的精神。

我站着望了一会，便沿着河走。在我的前路有两个农人在那里车水：一架手摇水车设在岸滩，他们俩各执一个柄摇动机关，引河水到田里。不多时我已到了他们俩跟前。一个农人非常高大，露出的皮肤全是酱一般的颜色；面部皱纹很多，有巨大的眼睛和鼻子。他约摸四十多岁。又一个二十出头的年纪，面目很像城市间的读书人；皮肤也不至于深赤；但是他四肢的发达的肌肉可以证明他是久操农作的人。他们俩只顾工作，非但不交一语，并且不看一看共同操作的伴侣。这个情形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可遇见，锯开一段木头的两个木匠，同一作台的两个裁缝，都是好像没有第二个人在他们旁边似的。旁人看着他们，就要想他们何以耐得这般寂寞。其实旁人不就是他们，究竟寂寞与否怎能断定呢！

水车引起的水经过一条临时掘成的沟流到田里。那条沟横断我的前路，而且有好些湿泥壅在两旁。我提起了衣服，正要跨过那条沟，那个年长的农人笑着对我说，“须留心跨，防跌交。”他说时两手停了工作，那个年轻的也停了，繁喧的水车声便划然而止。

我说，“不妨事，我能跨，”身体略一腾跃，已过了小沟。我来这一条未尝走惯的路上觉得一切的景物都新鲜，看农人车水也有趣味，时光又很早，所以就停了脚步。

他们俩见我过了小沟，便继续他们的工作。那年长的看着我问道，“先生是在那边学堂里的么？”

“是的。”

“那里的学生不止二三百吧？”

“不错，四百有余。”

“那些学生真开心，我从你们墙外走过，只听见他们笑和闹。大约不会有逃学的了。”